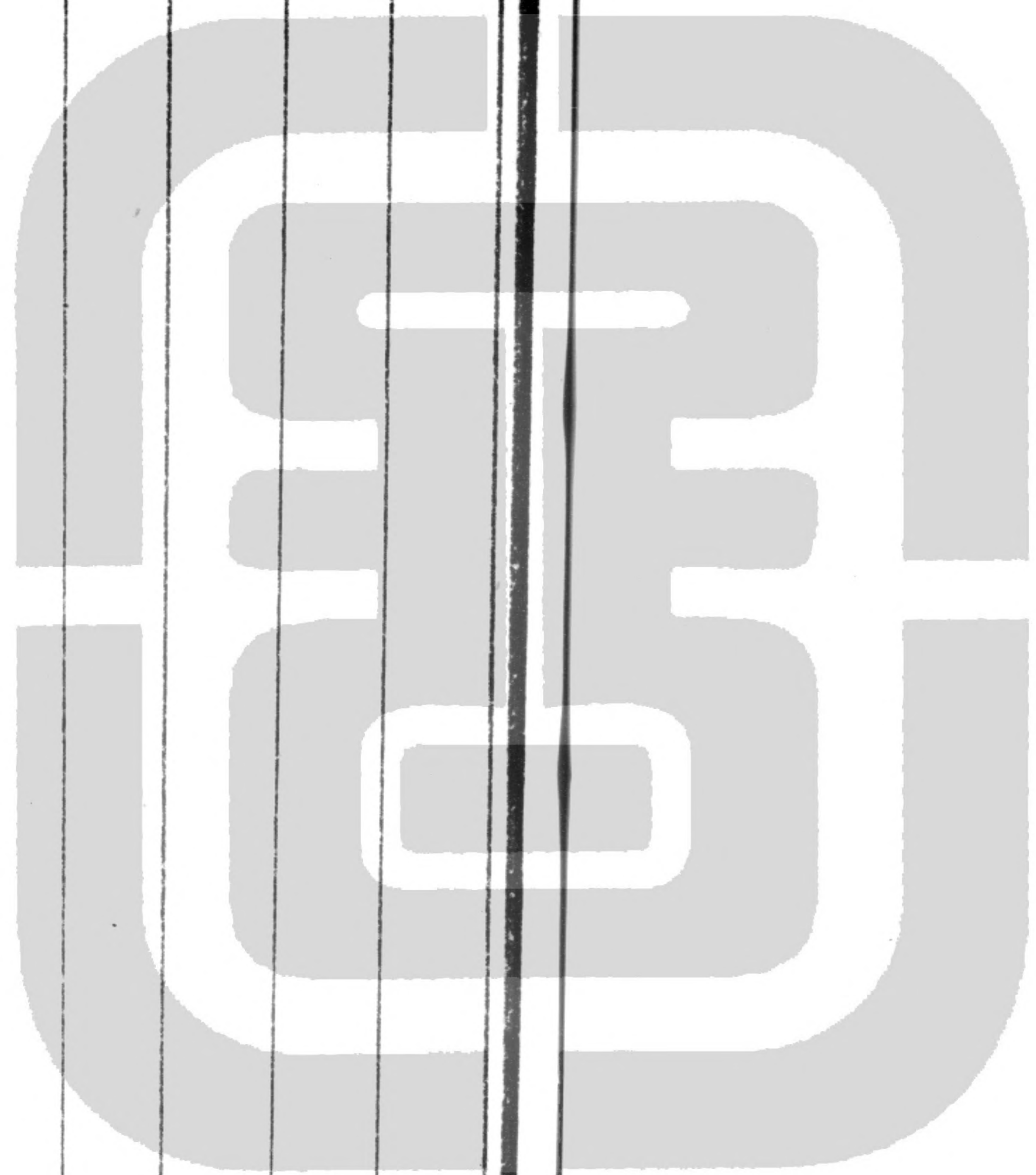


P1-P2







意欲遺之何如甘曰實合是道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亦一日善醫者治本而不治標六

鎮之病起於官劉騰為司空之時好貨納賂

之利罔不權固遂至刻剝六鎮通互市歲入

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此及破六韓拔陵作難

病根深矣李崇公改結為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

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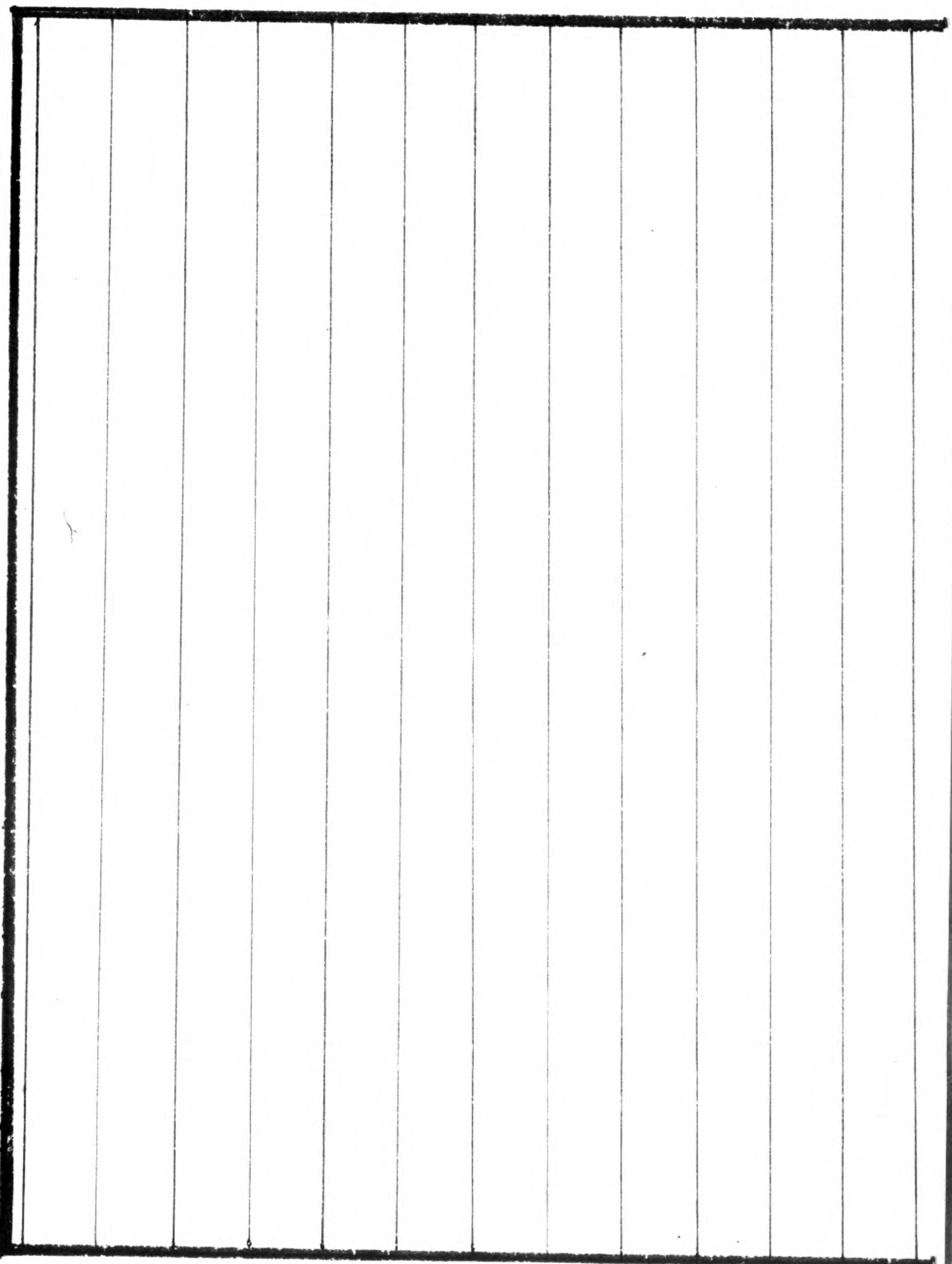
日不知劉騰貪饕食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

證而治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為

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為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

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楫舟

於未沈徹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





奈何孔子亦未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爲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  
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  
是任之

機密者高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  
任也分職者股肱之尚也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  
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  
周而輪杜唯諸公可乎如漢之鮑相唐之陸贄亦庶乎  
無忝矣嗚呼異以子之我多藝能贍精力而當  
此任丁以地之我不知人而兵之不量力也夫終侯太  
弟之惡其能其藝其文其藝其文而安劉氏社稷故無文  
藝小官然其子有文藝不害爲小人朱异亡梁江忍其

有國家者自所取會哉

初帝納車昏伊龍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總宮中多疑之然亦  
自疑聞俗語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  
男試之驗由之常懷異志小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  
及汪彭城以除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爲賢然未免有過其節皆不肖矣擊伐  
東昏殞其首而移其柩尚何悉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  
而生疑似之子子所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  
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  
其跡也父子之臣其宮出入固有侍而望之者不日夕見乎日  
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慈接如長而不知者鮮矣



豫章小叛之意夫人心之獨而不知其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之不恒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咷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薄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之益口自陳無罪而就坐剥褫推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為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大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為盛戰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為切五典莫非大叙而三綱為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眾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

業美矣而於人倫有未寔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極也而在而服喪其悖逆之罪與殺戮希期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於弟者其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為人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夏侯曹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二

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宋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三吳治堰至是十年其勞費雖不數十小城獲得死者盡數十萬人其然後能也壽陽雖不數十小城獲得七萬五千是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



其數與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為  
可以所治之重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事敗軍地報  
怨復讎貪貨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  
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  
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  
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為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相帥出降

為人上有情所難行理之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  
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報宿怨三也不  
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疾人六也不貪天功七  
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勢九也不寧負人十也有一于

此已為善行況兼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  
其識足以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其子不孝母曰山民  
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  
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

聞

民國善惡然其良心然不亡也為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  
善民而善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難治是治之民念  
其終於是日姓無禮其上死其長之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崔母一婦人而教化之源不棄謂今而求於教化  
之功不取重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



所以能然者有明識也夫資也口進經是學以致之也旋  
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羣盜之心者請人則山民  
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為民而  
不然豈不有愧哉

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則於柳楷楷曰大正齊明帝幸天下所  
屬舉事何疑實實遂以柳楷帝

蕭寶劄為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為宗國權歸似也則宜  
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莫  
雍二州豈梁所在耶而為之刺史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  
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下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清之道

之本不也惟魏無人焉耳故其有八當實也  
其則則已其復讎之心急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  
猶不之牙也

魏之由業以門地而人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  
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荒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  
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宋榮起魏室遂敗  
日私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  
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

魏之由業以門地而人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  
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荒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  
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宋榮起魏室遂敗  
日私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  
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



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借才於  
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材人君以  
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德之漏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  
向以脅太后榮亦不黨儼終與太后謀魮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此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  
制穢德政聞元澄雍樛才薄力弱劉騰元又擅權靈后

召六鎮之兵雖靈后間非無忠謀至計難解紛有而  
廷忽焉今日而舉之以又省澆為後戒元斤彈下忠

殺裴郭宜加貶參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道臣家之禮  
息絕遊幸而不聽表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係任統軍

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本宗請能修

工興太學築以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後街編小之於

民力而不聽臨淑論元元之命繫于不問賢不肖而不

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救勃敵資之  
虜而不聽元多消略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

備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為州之計將恐所慮不  
上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

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糶之而不聽辛雄  
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

出城陽王徽庶附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  
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為三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

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  
善罰惡而不聽雄言肅實實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



源子管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  
外之臣下不能為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獨  
歡能為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二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  
扁主事收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  
不入行謀豈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夜亂肅宗崩  
不能斥釗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  
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眾雖借其衆祿於存亡  
大計非一盡責也爾朱誠有相文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權  
威足以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休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  
室五作之功補矣乃恃其威勢肆行誅殺曾不旋踵

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  
之當也彼三戒釗之罪惡自應誅逆猶無孩而從死之  
法以堂堂公為君之衆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  
于昏亂之朝懷籠者亦可少戒哉

魏後紀來奔

結君夫六之六惡人之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  
在江左雖南北不合而王者無分其政刑可施則施之矣  
徐紇親弑其君傷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天也為梁  
討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遠者  
人感悅矣豈不是國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  
懼也他日困於叛天子好擁天壘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  
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宋女先為肅宗... 祖瑩曰昔文公在秦... 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 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 也後世所謂反經者皆常也... 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 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 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 第訛體於父是為同氣而... 身不改而冲尼出妻若此... 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 重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 以為經也故權者道之中... 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 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 為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 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 早墜之命於其卒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主... 拔榮陽遂至秦國魏主山... 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 一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 一曰有謀五

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主... 拔榮陽遂至秦國魏主山... 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 一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 一曰有謀五



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許之子  
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挽之者無主  
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  
壺漿之迎無民五矣而顥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  
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况大  
事未定驕息口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  
陳慶之而遽絕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  
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顥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  
蕭贊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恭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慈以便省為房玄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  
請其曰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舍之說也瞿曇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取妻生子一旦  
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苦者六年然後  
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樂其說則當師其行亦棄國  
無所不棄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公為帝王享天  
位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  
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  
所不為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行而樂其說既  
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磨者亦  
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目擊神授  
提耳武帝呵其所為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為佛之



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  
之為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褊而不公以之為天下  
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者亦而絕之  
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怏怏不以萬乘為樂與城陽王徽  
等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  
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  
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為何能為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  
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  
長廣王曄為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為兆所執縊殺之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為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知  
爾朱榮入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其

立之勢不獲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  
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胄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  
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而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  
飲醖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利之没人如此嗚呼悲夫使  
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審己有不受也受而是  
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  
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眾矣雖為人虐暴輕忽去  
之甚易而其族黨愚恩私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為  
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投為  
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  
引按徵齊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



兆兆夢獲謂曰我有人金三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兆即掩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得之不足疑其隱匿掩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為能見夢於人爾朱兆未嘗急捕元徽而意其不金與馬也又何為見微於元耶元微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報德且利其貨而殺之刑戮之民此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耳怨氣交竟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遽之說曰燻火一噓而滅燻火當風乃滅咸陽火鄴官火數月乃滅是其類也

齊州民逐刺史蕭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葬於陵次贊即綜也在魏更名

蕭勳信母怨皇之一言不父其父奔軍外叛得勳人欲滅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為大矣梁武之不忍也勳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勳而勳諸陵慈之過也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遞為沖挹自秦以來乃蕭稱之子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蕭也蕭為名則失其義矣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爾皇之為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為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



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帝亦可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兼致敬孔子者以其為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為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官官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一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諧於上云太子為厭禱一遭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尋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為嗣衛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寂滅者有心滅盡衆有心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靜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為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為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翼兵習空父矣當如瞿曇摩提王也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為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心方深是數十年如翫衣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梁武其人矣



太子何讀徐鼎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其嘆異龍過日隆領  
軍朱昇不悅乘間白上云擒于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擒為  
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如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  
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妒臣者國政必敗徐擒之為人未有  
以愈於朱昇也特為所寵任而昇已媚之則奇才碩德  
又安得譽效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  
薦士之廣使賢不竭之亦思過半矣

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  
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節閔雖為爾朱所立而心

謂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

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也  
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於騰之計更復假建乎  
遣使上表輸忠自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  
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  
帝室亦相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  
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代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昇昇言其失職故

王之

昭明孝子也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况朱昇信臣也  
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為大臣者君以猜忌非罪殄  
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



之義况正德外叛復還赦而復尋漢室山觀已失刑矣罪  
在悖逆不矢為侯何謂失職而又王之身得君專行政又  
必無所憾而交社藩王蓋其資非遠兼雖好文多藝而亦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兵謂小人矣當是時表昂為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觀蘭帝之為人欲  
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宗訓佛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軍成自聖人作弘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  
榮所以入朝者聞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計天

卷之七

北逆即

其所行推公心為之表見於世志出相文之上以和

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

我態遠彰廢節閔而幽之北之覆轍也夫爾榮榮以臣

國靖亂為言而惡故宗之獄訟勤庶政歡既以我逆討

北而又憎節閔神采高也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非

者其間豈能以寸舌歡失一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

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略而其後

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贈養僧徒至於貧國

所以然者為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士不聞

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

可監矣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椿曰得無  
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襄態百端河可保也椿馳還報  
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  
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  
者小必審安老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  
脩所為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歡聞二君豈遠事哉又自  
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  
望肯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燎褰裳涉波不思其矣夫  
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禍辱必不得免而况  
倖君之是以百年不賞之身易一日燕幕之娛也故劉聰  
夢死後當為燕頃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字文化及曰人主

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青州民耿翔與眾捕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為  
九州刺史

魏武天下之入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  
也取翔來并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蓋移魏境相為戮  
之則義豈止禁殺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  
以殺君之利也何以為國乎人倫以三綱為大軍政以三  
綱為本梁武與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北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授正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  
王恩致護問以示志小忿以甘言小致而圖之事發無名其



敗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不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  
送使為挾貨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  
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  
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殺已  
先是泰入南斗上以謗云災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  
而下致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備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  
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  
末帝末年慧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  
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為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  
受禪指意緣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  
朔所在然則災感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子矣五行傳亦合其會以其異應其事近而不通  
能言其應之遲速以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  
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修省而已梁是時朱異為然  
感象自卒天武帝不知也乃既而下堂欲以讓之其於  
王止廢事亦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東海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  
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  
答歡遂入清河世子善見為東魏孝靜帝

孝武之失高歡障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臣正之  
績回恩問關不在高歡歸罪斛斯椿元士弼王  
惠暉元人重其勳之以釋疑誠歡亦必繼然引表送封孫  
則高歡如也其年息矣于其修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



位受養民方以二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諱朝廷無事可指  
高歡雖有他心亦莫自而作也歡雖搆兵實無自取之意  
特欲專制河漢耳觀其以四丁啓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  
魏主也  
其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  
思祖考之德而有以原建城郭官室人日定志異乎夷狄  
若乃遷遷之全一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  
涉重嶺之謂山澤自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  
高歡之德也宇文泰為之義而高歡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  
主善之從也宇文泰不惟也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  
歡之親厚而宇文泰之疎薄不知中文規圖得已挾以令  
諸侯耳泰且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  
奔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為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歡言下  
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然民情懷安  
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  
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備其道途暴露飢餒盜賊之虞  
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  
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  
年而後成以爾朱榮虐暴不恤初欲遷移登樓見帝居之  
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二日內逼逐四十餘萬戶狼狽入  
鄴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鷄不至若是烈也此四十餘萬  
戶何啻數百萬也老倪乳病昏喪貧窶不得其所者多矣  
伊尹曰予視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已推而細之溝中賀



六渾夷狄之豪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配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

得之魏之廟社宜其皆在洛陽武西奔乘輿法物不以自

隨依泰以安泰因而挾之其為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

不然為泰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

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祗或其同一革人

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

逃襄替之君弑而又弑狐媚以就禪代乎若

所據忘勲弃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王猶

權臣皆非得已也尚肯殺之方艱難困蹙在人爪吻之

而又觸情縱欲斷噤強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何足恤

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昔其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大夫舍于大夫之室

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

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

舍于君之室其體為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妾天子

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既中國居

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孫矣爾朱之事豈

所以為訓乎彼澄洋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秦用蘇綽為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

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為治之要素大悅



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  
程式朱出黑入及訂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平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  
故也字之恭亦以兵為強爾自是始為裕民足國之政蓋  
綽啓之誰然情言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  
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  
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  
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  
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  
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  
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興國  
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始不知其所始之矣夫其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  
有大極見其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自不可知  
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  
理為障也深於易則大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  
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由阿私民自湘  
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始於...  
而教之汝其材以為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曰...曰配命能如  
是者仙不愧俯不作無人非無里青...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可也



善論福以實如荀卿氏曰世之長公世道者皆指三人而  
言之也至西域乃有真福之說謂人死而靈有有所作之  
孫當誦佛經為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謂之福是之謂  
大孝凡千有餘年其畢遂為一也此說子孫相繼以  
一焉愚者不悟福猶曰其也此說子孫相繼以  
防其敗固未足以資其福也此說子孫相繼以  
號若下邳令者獲福不可言矣此說子孫相繼以  
名號之能濟苦惱者蓋亦謂其方因以能免乎死庶乎  
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則此說亦非因人而教之奪  
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為耳此說非何何之有  
此揚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存身隱居茅山與興之遊及即  
位恩禮甚篤國家亦有大勳心先證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詩曰美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與  
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諱其  
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勳業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  
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處身則至浮屠處家  
則無義乃治國則收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滿  
駸駸入於亂一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吾心也臨終之詩  
亦何益哉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其客有問弘景  
吾欲以周易不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  
誤猶不至也弘景本朝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  
為知言者弘景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曰弘景言有數  
也易言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為玄











足兵富強號禦焉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

崔澄歡之也仲密後娶李

仲密怨澄反為北豫州刺史遂

由崔暹欲殺之泚固請乃止魏

萬計秦戰于印山秦軍大敗虜

秦急秦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

其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胡

秦不利而遠歡追之而不敢

無歡之為此役也乃其子澄有

致魏師而勸不知反歸罪於崔

秦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怪乎

之何怪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之謂

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而內惟角鬪是務非但夫步卒數

萬人而歡幾為與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而必於喪

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為得也仲密以虎牢來

歸遣銳將扼偏師藉救自是以收當附之心而不牽高

之勢矣貪於境土重親行一曰而失其精四十八人不

為敵會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者不知德行不

不求何用不賦不伐則能德金不求則能望然然後會

之其不暴秦歡合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虎不自保不

知德行故也

陳元景範曰西魏交爭歲月已久幸而一捷天授我也當

其時思有陳暹有一能於高

其時暹之不從衣服皆裂

其時暹之散以仲密之叛

其時暹之將兵十

其時暹之四十八人彭樂追

其時暹之復戰歡大敗悉

其時暹之而逸去既而歡復

其時暹之秦入關歡至陝

其時暹之感故仲密奔魏以

其時暹之知其子之惡也仲

其時暹之怨也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其時暹之







橫其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左昔加嚴禁而後  
年久不宰殺若有會同來蔬而  
我自非今事夫今國家之  
食凡所營造皆資崔借卿去且導以節食朕者更二床之地  
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具方會為  
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之  
委之人古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  
鹿為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荒蕪然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且諫言曰  
關聽覽則出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猶以子四嘗上封事極  
陳時政得失而實珠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  
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諫言止此政可知矣尚  
以日聞答塞臣下豈非欺乎夫琛目擊時事是以粗條其

自帝誠聽納而  
俗之靡也  
既定則雖在衣冠  
恭為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為良  
言則雖在衣冠  
臣民不  
主不然故曰天下莫與  
食公食其用  
聖賢之君用  
而國破身辱也







為障也此者蓋已廢人之正道也豈其端之比哉

上年高帝心不相下互相猜忌論尹丹陽雖在江州然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細惡之常遣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於論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家

政大壞己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

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劉劭若以幹

為任起故起孝熒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

親於兄弟尚且若此以侍之則非君同氣者誰能言信焉

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八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鈞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使時之象著矣豈徒感八

山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為懼豈德既而下堂之失耶抑天

奪其鑿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

為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以天子自居而自縱

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暹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

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殺元州不克遣丁和來上

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

來降明日告朱亮異曰混一之非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

日定計上益神之乃令議此事

夢固非一端也此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

未嘗不在懷也即位以來屢北師來未之有得此其所

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不可豈有憑一夢而

決者假如或能以國與人亦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

也

也

也

也

也



朱身又從君之... 誦成... 愆夫且正月丙午高歡遣侯景送以... 魏方... 廣州... 知即... 魏... 日... 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身死之... 曾不... 其... 及... 國... 歡自... 君之... 醜... 帝禮其... 及... 當國... 歡... 國... 勳... 不足... 賈... 其... 有後者知改過也凡... 臣... 威... 就... 有過舉... 性... 非... 拒... 諫... 莫... 肯... 回... 心... 而... 且... 孝武... 奔... 非... 歡... 逐... 之... 而... 歡... 自... 以... 為... 醜... 降... 心... 刻... 意... 帝... 其... 朱... 君... 目... 相... 安... 十... 有... 餘... 年... 字... 文... 恭... 愍... 德... 多... 矣... 易... 曰... 无... 是... 者... 善... 補... 過... 也... 高... 歡... 有... 焉

上命蕭明... 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犄角... 高... 岳... 救... 彭... 城... 梁... 王... 大... 然... 淵... 明... 等... 皆... 為... 東... 魏... 所... 禽... 上... 聞... 之... 侯... 景... 得... 無... 復... 為... 曹... 家... 平... 東... 魏... 軍... 司... 杜... 弼... 作... 檄... 將... 景... 侯... 景... 堅... 子... 自... 為... 姦... 逆... 而... 偽... 朝... 幸... 矣... 志... 我... 斷... 絕... 鄰... 好... 獲... 入... 而... 失... 一... 國... 知... 者... 不... 為... 也... 今... 乃... 授... 之... 以... 利... 器... 終... 恐... 尾... 大... 不... 掉... 張... 侯... 難... 馴... 不... 肯... 為... 臣... 亦... 欲... 稱... 帝... 且... 梁... 王... 操... 行... 無... 聞... 年... 既... 老... 耄... 用... 舍... 乘... 方... 廢... 立... 失... 所... 必... 將... 禍... 生... 骨... 肉... 豐... 起... 腹... 心... 終... 使... 荆... 棘... 生... 於... 建... 業... 麋... 鹿... 遊... 於... 姑... 蘇... 耳... 其... 後... 皆... 如... 弼... 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 乎又况杜弼... 檄... 文... 指... 陳... 闕... 失... 雖... 涉... 詬... 詈... 而... 事... 理... 可... 推... 梁... 武... 若... 能... 虛... 其... 心... 平... 其... 氣... 反... 躬... 自... 責... 盡... 革... 弊... 政... 修... 明... 軍... 紀... 選... 授... 將... 帥... 固... 長... 淮... 之... 險... 以... 取... 守... 江... 左... 雖... 侯... 景... 前... 驅... 高... 澄... 繼... 至... 猶... 不... 足... 慮... 而... 智... 不... 及... 此... 以... 至... 於... 亡... 豈... 梁... 德... 告... 終... 天... 實... 厭... 之... 歟

侯景堅子自為姦逆而偽朝幸矣志我斷絕鄰好獲入而失一國知者不為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張侯難馴不肯為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乘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 乎又况杜弼... 檄... 文... 指... 陳... 闕... 失... 雖... 涉... 詬... 詈... 而... 事... 理... 可... 推... 梁... 武... 若... 能... 虛... 其... 心... 平... 其... 氣... 反... 躬... 自... 責... 盡... 革... 弊... 政... 修... 明... 軍... 紀... 選... 授... 將... 帥... 固... 長... 淮... 之... 險... 以... 取... 守... 江... 左... 雖... 侯... 景... 前... 驅... 高... 澄... 繼... 至... 猶... 不... 足... 慮... 而... 智... 不... 及... 此... 以... 至... 於... 亡... 豈... 梁... 德... 告... 終... 天... 實... 厭... 之... 歟







於高宗後之論者以并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  
名而使其子孫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  
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大保奭芮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三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向受顧命  
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  
意示智軒輊廢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  
之大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  
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勸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遂侯  
景不盡其力而世勸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  
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  
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我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十  
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令傳  
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何列論議且國  
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  
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  
舊好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嘗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  
臣議朱并以和為便傳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  
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為禍亂上厭用兵竟從昇言

高澄雖美狄然乃事魏以立國而之為鄰豈不賢於侯景  
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  
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前猶未失策今也修鄰好納叛臣  
二者並行無一敗之理矣傳歧忠謀破的而帝息厭兵是  
以朱昇甘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  
景生猜又使梁境殫備備師散出遂取三十餘州梁王羣  
衰既貪且畏盛時英傑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  
年皆八十有餘臥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其國百歲  
堯舜聖人固無息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  
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飲如  
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公殊非建牙焚馘之日  
是也奉佛以弱其心六茹蔬以戕其氣體日一於其初

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恨

謂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

遣八舟數十艘詔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度采石建康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昇失職

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昇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

不悟焉使昇荷榮祿之恩而為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

正明其罪啓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

當侯景叛國而來昭灼其情啓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

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

也乃朱昇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昇昇慚憤發於卒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澄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  
履把揚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變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夫惟臨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常疎食圍城日久蔬菜皆絕乃

雞子

古之時禽獸皆通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為民除患  
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為獸長二為國寶三為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銀商則止然為之教亦  
甚備澤梁之入罟羅之設則以時脰卵胎入罟巢捕則  
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為之度數貪不飲食  
則雖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殺適被  
誅死之罪聖人之為是也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為烹割炮  
燔熬煎捶醢醢脯鱸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冬盡  
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為裁成輔相之道自  
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  
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彛鼈咸  
若反不日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為教謂大  
豕牛羊皆吾祖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糗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三忠子豈叛前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眾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盛人既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為善也佛學者生民之大害也梁武行事始天啓之使破此昭著以徵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勤尚寬恤而不

以自解焉則亦未如之何矣

上憂濟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

聲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曰曰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矣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倂中承平尚不足恃况國已僨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圍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慕世子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曾劉誰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東魏高澄為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冒已之  
故幾陷其父斃于馬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  
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歐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  
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  
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